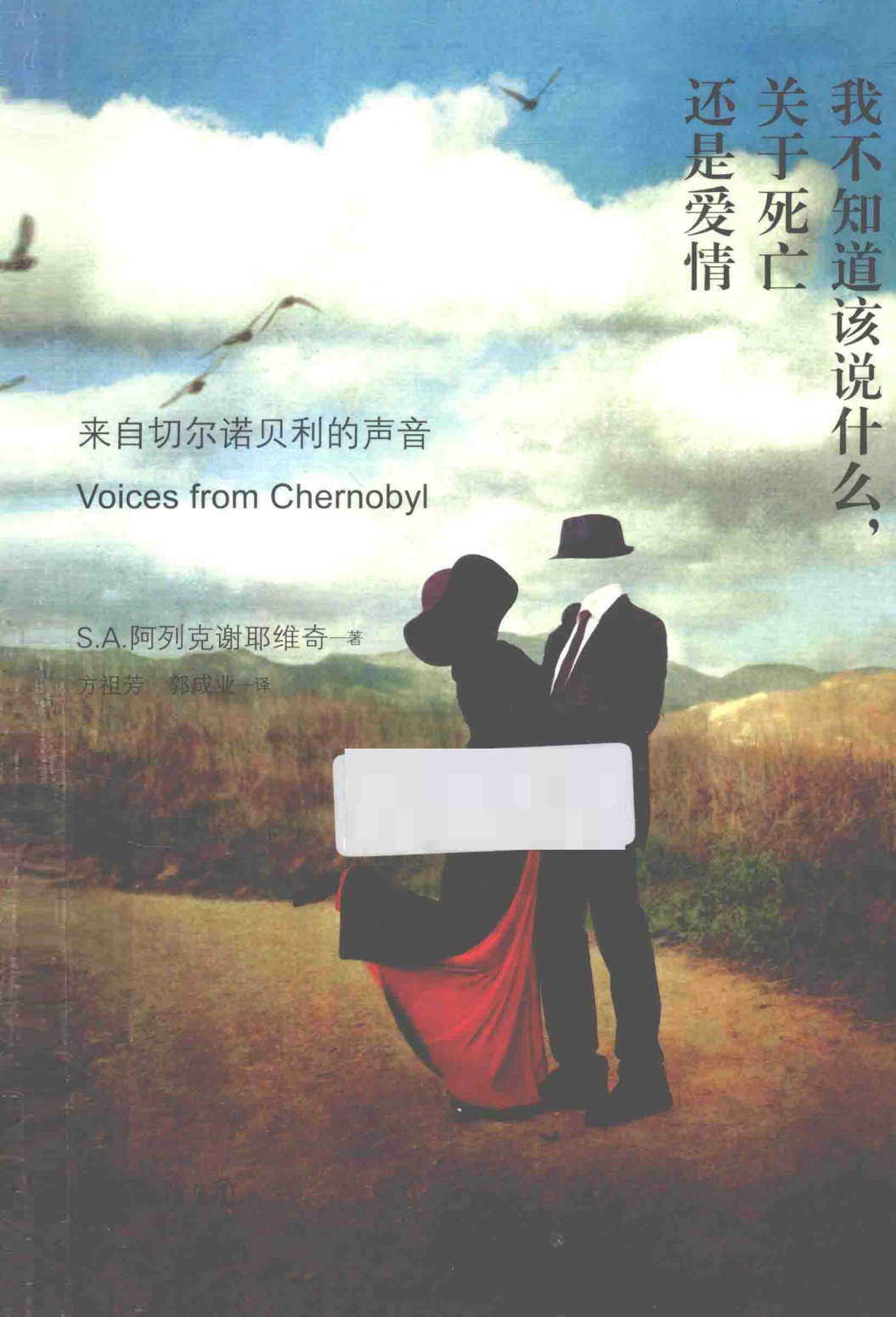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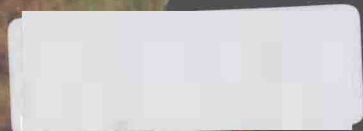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
关于死亡，
还是爱情

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
Voices from Chernobyl

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

方祖芳 郭成业 译

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
关于死亡
还是爱情

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—著

方祖芳 郭成业—译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字：10-2011-59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/ (白俄) 阿
列克谢耶维奇著；方祖芳，郭成业译. -- 广州：花城
出版社，2014.6

书名原文：Voices from Chernobyl

ISBN 978-7-5360-7137-7

I. ①我… II. ①阿… ②方… ③郭… III. ①纪实文
学—白俄罗斯—现代 IV. ① I511.4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7593 号

VOICES FROM CHERNOBYL © 2005 by Svetlana Alexievich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vetlana
Alexievich-represented by the Literary Agent Galina Dursthoff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: © 2014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文 珍 林 菁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陈诗泳

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WO BU ZHIDAO GAI SHUO SHENME GUNAYU SIWANG HAISHI AIQING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(廊坊市安次区银河南路 308 号)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8.75 |
| 字 数 | 183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4.80 元 |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历史背景 001

序 幕

孤单的人声 006

第一部 / 死亡之地

我们为什么记得 026

和活人、死人聊些什么 029

一生写在门上的人 036

回来的人 039

辐射长什么样 054

没有歌词的歌 058

三段关于家园的独白 059

祈祷时才真切展现自己的灵魂 069

士兵合唱曲 072

第二部 / 活人的土地

- 古老的预言 092
月光下的风景 096
耶稣死亡时牙痛的人 098
关于一颗子弹的三段独白 104
生活中为何不能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112
战争电影 117
大叫 126
新国度 127
书写切尔诺贝利 136
谎言和真相 143
人民的声音 154

第三部 / 出人意料的哀伤

- 我们不知道的事：死亡能有多美 168
铲子和原子 172
测量 180
可怕的事总是悄悄发生 183
答案 191
回忆 194
对物理学的热爱 197
昂贵的萨拉米香肠 203
自由与梦想平凡地死去 206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死亡的阴影 | 213 |
| 畸形的婴儿 | 219 |
| 政策 | 222 |
| 苏联政府护卫者的独白 | 228 |
| 指示 | 230 |
| 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 | 234 |
| 我们为什么爱切尔诺贝利 | 242 |
| 儿童的声音 | 247 |
| 孤寂的声音 | 253 |
| | |
| 后记 | 269 |

历史背景

白俄罗斯没有核电厂。苏联境内最接近白俄罗斯的核电厂，北边是伊格那林斯克核电厂，东边是斯摩棱斯克核电厂，南边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，都使用苏联设计的旧式石墨水冷型反应器。

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，凌晨一点二十三分五十八秒，一连串爆炸震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存放燃料棒的四号反应炉，切尔诺贝利核灾成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科技浩劫。

对于一千万人口的小国白俄罗斯来说，那是国家级的灾难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纳粹军队摧毁了白俄罗斯境内六百一十九座村庄，切尔诺贝利灾变则让该国失去四百八十五座村庄和居住地，其中的七十座永远埋在了地下。战争时，每四个白俄罗斯人中有一人死亡；今天，每五个白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住在受辐射污染的地区，总数为二百一十万人，其中七十万是儿童。辐射是白俄罗斯人口减少的最主要原因。受害最深的戈梅利和莫基列夫地区，死亡率比出生率高了百分之二十。

这起灾变一共释放了五千万居里的放射核素到大气中，其中百分之七十降落在白俄罗斯，该国有百分之二十三的领土遭到铯-137污染，辐射量超过每平方公里一居里。乌克兰则有百分之四点八的领土受污染，俄罗斯是百分之零点五。一千八百多万

公顷耕地的辐射量超过每平方公里一居里，总共有两千四百公顷的土地无法耕作。白俄罗斯森林遍布，但是百分之二十六的林地以及普里皮亚季河、第聂伯河和索日河周围很大一部分湿地都遭受辐射污染，永久存在的低剂量辐射导致罹患癌症、智力不足、神经系统疾病和遗传突变的人口逐年增加。

——白俄罗斯百科全书

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波兰、德国、奥地利和罗马尼亚都检测到高剂量辐射。四月三十日，瑞士和意大利北部，五月一日、二日，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英国和希腊北部，五月三日，以色列、科威特和土耳其，也陆续检测到辐射。辐射粒子飘散到全球：五月二日，日本，五月五日，印度，五月五日、六日，美国和加拿大，都陆续检测到辐射。不到一个星期，切尔诺贝利就成为全世界的问题。

——《切尔诺贝利灾变的影响》，明斯克，
萨哈罗夫国际辐射生态学学院

目前用石棺封住的四号反应炉炉心，仍有大约二十吨核燃料，没有人知道里面的情况究竟如何。

石棺制作精良且构造独特，圣彼得堡的工程设计师也许该感到自豪。但是石棺并非在反应炉现场由人力所建，板块是借助机器人和直升机搭建的，因此一开始就有裂缝。根据数据显示，现在总共有超过两百平方米的漏洞和裂痕，放射性粒子持续外泄……

石棺会不会崩塌？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至今我们仍无法进入石棺或接缝处检视。但是每个人都知道，如果石棺崩塌，后果会比一九八六年严重。

——星火杂志第十七号，一九九六年四月

序 幕

孤单的人声

我们是空气，我们不是土地……

——马马达舒维利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关于死亡还是爱情？也许两者是一样的，我该讲哪一种？

我们才刚结婚，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。我告诉他：“我爱你。”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，我不知道……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，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，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。那是他的工作，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——他人在哪里，他好不好。

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，探头望向窗外。他看到我就说：“把窗户关上，回去睡觉。反应炉失火了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，只看到火焰。所有东西都在发亮。火光冲天，烟雾弥漫，热气逼人。他一直没回来。

屋顶的沥青燃烧，产生烟雾。他后来说，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。他们奋力灭火，用脚踢燃烧的石墨……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，只穿着衬衫出勤，没人告诉他们，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。

四点钟了。五点。六点。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

薯，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。他很喜欢播种、犁地。他妈妈常说，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。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。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，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！（沉默）

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，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。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……连在梦里都没有，都是我呼唤他。

到了七点，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。我连忙赶去，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，除了救护车，任何人都进不去。

警察喊：“救护车有辐射，离远一点！”

不只我在那里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。

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，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，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：“把我弄进去！”

“我不能。他的状况很不好，他们都是。”

我抓着她不放：“我只想见他一面！”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，“跟我来，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。”

我看到了他，全身肿胀，几乎看不到眼睛。

“他需要喝牛奶，很多牛奶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……”

“可是他不喜欢牛奶……”

“他现在会喝的。”

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，特别是勤务工，后来都生病死了，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。

上午十点，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。他是第一个。我们听说

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——瓦列里·格旦霍克，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，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。

我问他：“瓦西里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出去！快走！你怀了我们的孩子。”

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？他说：“快走！离开这里！你要保护宝宝。”

“我先帮你买牛奶，再决定怎么做。”

这时我的朋友唐雅·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，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。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，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，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。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，频频失去知觉。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。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，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。

没多久，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，所有道路封闭，电车火车停驶，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。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。没人提到辐射的事，只有军人戴着口罩。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，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，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。

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，到处都是人。我站在他的窗下，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！人群中，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。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，决定跟她们一起去：“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！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！”

我们拳打脚踢，士兵——士兵已经出现了——把我们推开。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：“没错，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，所以你

们得帮他们拿衣服，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。”公交车停驶，我们只好跑着去。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，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，飞机已经起飞了。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，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。

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，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。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。我们踏着泡沫走，边哭边骂。收音机里说，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，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，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。大家都好开心——露营！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！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，带着吉他和收音机。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。

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，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。我说：“妈妈，瓦西里在莫斯科，搭专机去的。”

我们整理菜园（一星期后，那座村子也疏散了）。谁知道？当时有谁知道？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，我怀了六个月身孕，很不舒服。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：“露德米拉！小露！”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，一次也没有（开始哭）。

我早上起床后决定，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。妈妈哭着问：“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？”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，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。

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。抵达莫斯科后，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：“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？”

他马上就说：“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。”

我们有点惊讶，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，说那是最高机密。

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，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。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，她说：“进去吧。”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，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·瓦西里耶芙娜·古斯科瓦的办公室。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。她劈头盖脸就问：“你有没有小孩？”

我该怎么回答？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，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！还好我很瘦，看不出有身孕。

“有。”我说。

“几个？”

我心想，我要告诉她两个，如果只说一个，她不会让我进去。

“一男一女。”

“所以你不必再生了。好吧，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，头骨也完全受损。”

我心想，喔，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。

“还有，如果你哭，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。不能抱他或亲他，甚至不能靠近他，你有半个小时。”

但我知道我不会走，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，我对自己发誓！我走进去，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、嬉笑。

“瓦西里！”他们叫。

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好啦，没戏唱了！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！”

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，看起来很滑稽，他应该穿五十二号。袖子太短，裤子太短，不过他的脸不肿了。他们都在打点滴。

我问：“你想跑去哪里？”

他要抱我。

医生阻止他。“坐下，坐下，”她说，“这里不能拥抱。”

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。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，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。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“城里情况如何？”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，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。大家都没说话，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，其中一个哭了起来，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。

“天啊！我的孩子在那里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？”

我想和他独处，哪怕只有一分钟。其他人察觉出来了，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。我拥抱、亲吻他，但是他移开。

“不要离我太近，去拿张椅子。”

“别傻了。”我不理他。

我问：“你有没有看到爆炸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。”

“可能是蓄意破坏，有人引爆，大家都这么认为。”

当时大家都那样说，以为有人蓄意引爆。

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，不能去走廊，也不能交谈。他们用指节敲墙壁，叩叩，叩叩。医生解释说，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，一个人能忍受的，另一个也许不行。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，包括右边、左边和楼下的病房，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，一个也不剩。

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，他们一直说：“你拿锅子，拿盘子去啊，需要什么就拿。”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，因为